

普绪赫文丛

臧建民 艾以 主编



秋 鸿

边震遐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普绪赫文丛 V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秋 鸿

边震遐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鸿/边震遐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普绪赫文丛/臧建民, 艾以主编. 第5辑; 2)

ISBN 978-7-5426-3431-3

I. ①秋… II. ①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597 号

普绪赫文丛 V (秋 鸿)

主 编 臧建民 艾 以

著 者 边震遐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蓝 漪

装帧设计 王逸凌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400 千字

印 张 110

书 号 ISBN 978-7-5426-3431-3/I · 507

定 价 300.00 元(全 10 册)

总 序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1926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

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的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臧建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目 录

秋鸿	1
火凤凰	97
翡翠坳	162
天使与幸运儿	221
白玉大道	274
战功徽	285
溪蛙	295
减肥	305
后记	316

秋 鸿

在浙西一个县里当文化局长的古大新，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后，日夜兼程，赶回了浙东山区的家乡古家坳。

他是来给经堂娘娘送终的。

经堂娘娘今年七十三岁，称得上老迈年高了，换上别人，古稀而终算是有福之人；唯有她的死，却引起了人们的格外惊愕。

三年前，经堂娘娘刚恢复了光荣的社员资格，跟着就享受了幸福的五保待遇，日子过得舒心惬意，身体也越来越清健。有趣的是，今年开春，这位孤独一生的老婆婆，居然奇迹般地长出了两颗新牙，两颗洁白晶莹的新牙，就跟娃娃长的新牙一模一样。为了证明这不是讹传，县卫生局和县报还指派两名医生和一名记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落实，拍了照片，登了报纸。出于确凿的科学依据，这两颗新牙无疑是经堂娘娘健康长寿的标志，凭借科学依据生发出来的合理想象，村里人更是把这个奇迹看成是古家坳人杰地灵、风水顺转的象征。

不料，正当大家将古稀老人喜长新牙一事传为美谈的晚春

时节，经堂娘娘竟溘然长逝了！

更为令人诧异的，还在于经堂娘娘归天时的神态非同凡响。

老太太是清明扫墓的时候，死在革命烈士古柏子墓前的。

古柏子的坟墓，位于北山南坡半腰处。过去，这里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混交林，二十多年前剃了光头后，改造成了小垅梯田。如今，古柏子就安息在一片碧绿的小麦地里；身旁虽没有林涛的沉吟，没有百鸟的啁啾和流泉的奏鸣，倒也显得幽静肃穆。上午十点钟光景，当一批青少年抬着花圈来到墓前的时候，发现经堂娘娘已经在此停止了呼吸。

她居然坐在草地上静静地死去了。后脑抵在石坎上，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涤纶罩衫，满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发髻上还插着一朵初开的素洁美丽的金樱子花。右手自然地垂向地面，左腕搁在膝盖上，手中还握着一束尚未燃尽的供香，正青烟袅袅。她眯缝着双眼，半咧着嘴，每一根凝固的皱纹都荡漾着一种喜悦的神情。明丽的艳阳照着她安适的面容，既照出她那缺牙的豁口，也照亮了她上颚的两颗新生的洁白边牙。

她分明是在笑。像往常一样，显得慈祥而满足……不，仔细观察，这笑容中，还包含着往常不易见到的某些特殊色彩。这是一个老年人每当回忆起平生最幸福的情景时，才会显露的一种陶醉的笑。

在古柏子的墓前，祭品是简单的，只有一把酒壶，一个酒盅，一盘茶叶鸡蛋。陈年老酒和五香茶叶蛋的芳馨弥漫在空气中，引得几只蜂蝶在翻飞不休。

祭品旁，在一小块拔去杂草的净土上，插着一束鲜艳的杜鹃花，像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

对照这些祭品和山花，令人感到经堂娘娘的笑，是谜一般神

秘而美好的笑。经堂娘娘在弥留之际，到底想起了什么呢？

要想猜透这谜一般的笑，即便是最了解她的古大新，也得颇费一番思索。

经堂娘娘的后事该怎么办？穷乡僻壤，一个极普通的老婆婆死了，显然用不着成立治丧委员会；然而，按照风俗习惯，发生红白喜事，总归要有几个人出面张罗张罗才好。

可惜，不但在古家坳，就是在古家坳百里方圆内外，经堂娘娘都没有一个近亲远戚。要说亲人，就剩下一度在名分上当过她养子的古大新了。正因为这样，古大新觉得，为一生孤苦伶仃的经堂娘娘送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经堂娘娘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也是他发自肺腑的真诚愿望。

大队的几位负责人认真地研究了死者生前的一贯表现，大胆地作出决定，由一位副大队长领头，带了大队妇女主任和会计，还吸收了全村古姓社员中辈分最高的一位老人作为群众代表，加上古大新，一共五人，成立了一个料理后事的工作组。

工作组经集体议决，赋予古大新的主要任务，是主持清点经堂娘娘的遗产，并且提出一个处理遗产的初步方案，供大队领导讨论审议。

经堂娘娘的遗产并不丰厚，比较珍贵的有：小型玉雕观音一尊；用梧桐木制成的七弦古琴一架；古书三十多册，全是唐诗宋词、名家法帖，音乐、绘画、医药诸方面的古刻本，有的或许已成为孤本珍品了，具有文物价值。可惜这批字画和古籍，因为长期遭到老鼠蠹虫和尘埃潮气的侵蚀，大多已经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其中，唯有一部古乐谱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明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音乐家、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编辑的古琴曲集《神奇

秘谱》，共三卷，收有《广陵散》、《梅花三弄》、《秋鸿》等著名琴曲六十三首。这部音乐古籍之所以保存完好，想必是主人常置案头不断使用的缘故吧。

经堂娘娘的遗产清点完毕，最后由几位壮汉从庵堂角落抬出了她的寿棺。这是经堂娘娘在解放前夕四十岁生日时请木匠专做的。按照迷信风俗，棺材做得早些，人反而死得迟些。经堂娘娘总算应验了她的预愿，尽管她即便迟做棺材也未必会早死。

入殓仪式将要进行，棺盖打开了。

一打开棺盖，人们发现棺材内存有一个黄绫卷。展开一看，里面包着一竿短笛，一把折扇。而黄绫上则用毛笔写着一篇遗嘱，一式的隶书，字字见方，笔笔遒劲。不用验证，这确实确实是经堂娘娘亲手留下的墨迹。

古大新一见短笛和折扇，先是吃了一惊，接着便捧了起来，轻轻摩挲着，摩挲着。联想起经堂娘娘为什么会逝世在古柏子的墓前，他的心头便引起一阵剧跳和收缩，讲不清是因为悲痛还是感动，几乎产生了一种窒息和眩晕般的感觉……

他闭上眼睛，稍稍镇静了一下，又迫不及待地接过黄绫遗嘱，专心阅读起来。

遗嘱摘要如下：

古家坳虽穷且僻，然有山则有水，有山有水，灵气则附。山明水秀，民心淳厚，我所欲也；终老此乡，以邻为亲，我愿也。命途多蹇，无怨无尤。一世碌碌，深知皈依佛门之无为，彻悟普度众生之虚妄。大地假我以痴情，乡意赋我以慰藉。不悔骨肉之离散，志在真悻之求索。身外之物，敬献村民，办学造贤，以期通达事理，勿以千古之枯藤，羁勒后辈之颈项。耿耿一愿，万祈允诺：柏子我兄，人杰鬼雄，我师我

友，我心我神，知我怜我，恩爱不胜！恳望同葬于一墓，则别无他憾。若泉下有知，当万世感念矣！

当读到“耿耿一愿”之处，古大新感到鼻腔酸楚，双眼顿时湿润了。

担负治丧工作的五人小组中，除了古大新一人外，谁也不懂古文，他只好将遗嘱全文逐字逐句地作了口译。不料，刚刚译罢经堂娘娘的“耿耿一愿”，五人小组内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先从叹息开头。

“唉！唉！唉……”

古家氏族的长者，咕噜噜地吸着竹烟筒，苦着脸相，抖动灰白胡须，发出一声声的慨叹。这慨叹表明：死人确实给活人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满脸胡碴子的大队会计把头一扬，首先挑明了自己的观点。

“依我看，经堂娘娘归天以前热昏了头，伊当过尼姑，戴过反动封建迷信分子的黑帽，怎么敢想跟革命烈士合墓同葬？不能！”

“要慎重！是要慎重！”副大队长连连点头沉吟，“这样的事情，唔，必须十分的慎重！”

“我虽然不大了解过去的情况，”新接班的大队妇女主任是个二十出头的新媳妇，因泼辣闻名全乡，她说，“不过，尼姑可以还俗，黑帽是戴错了的，既然平反，也就不作数了；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经堂娘娘和柏子叔公生前是不是真心相好？”

“他们两人的关系，村里中年以上的人都清楚。”古大新拍拍短笛、折扇和遗嘱，“这些，不就是证据吗？！”

这一说，就像冷水注入了热油锅，不同主张的冲突便进入了白刃格斗。一方不但反对合葬，甚至还反对把经堂娘娘的遗体

安葬在古家墓地，主要理由在于：古柏子是古家坳第一个共产党员，永垂不朽的革命先烈；而经堂娘娘却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乡女子，历代古家宗谱里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出身成分又不好，她和古柏子更没有办过婚姻手续。因此，坚决要求将经堂娘娘的遗体埋到坳口外的乱坟岗上去。为了照顾她一生温良恭俭让，给古家坳人做过好事，可以立个碑记，便于同别的无主亡灵区分开来。而另一方则主张移风易俗，除旧布新，坚决要求明确承认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和一个共产党员之间的忠贞爱情。——

争论在继续着，双方认真而固执，不断重复自己的意见，谁也不能说服谁。古大新感到厌烦了，疲倦了，起身走出经堂庵，信步来到北山南坡的古柏子墓前，来到经堂娘娘含笑死去的地方。他触景生情，回想起种种往事，一阵心酸，禁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嘤嘤哭泣了起来。

二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了……

北山南麓，是当时古家坳孩子们的乐园。红墙青瓦的经堂庵就坐落在这里。庵堂后面的山上，有参天的松柏，有翠生生的毛竹，有大叶子的梧桐，有细叶子的黄杨；有入秋以后红得像火一样的红枫树和乌桕树，有香飘十里的桂花树，有楠树、樟树和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小树；有各种各样的山果野花，有各种各样好看的鸟儿；还有瀑布和石洞，又常常可以见到金背花松鼠、银灰色的红眼睛野兔和刺猬团团，碰巧了还能遇上猴子与穿山甲。孩子们只要一钻进密林，就不想出来了。经堂庵前，又是另一番天地。这里有一棵巨大的白果树，要三个大人合抱才围

得过来，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华盖，遮蔽着一块老大的草地；站在这华盖下，连风、连空气，都感到是碧绿碧绿的。白果树旁，是流贯古家坳的碧水溪。碧水溪上有一座半圆形的石拱桥，据说是古家祖先云嵩太公考上举人当了大官以后，衣锦还乡那年修建的。桥上的石栏都雕着龙凤花纹，石柱上刻了狮子，狮子大嘴里含着的石球还会“骨碌碌”地转动。桥拱下，溪流两岸都筑有平整的石埠，村里的姑娘媳妇洗菜捣衣，都爱到这里来。再往下游方向走百来步，就在经堂庵边门的对面，有一个溪潭，叫碧水潭，只要不遇大旱，潭面足有一亩地大小，是个戏水的好地方。相传早年的云嵩太公就在这里洗过澡，扎过猛子，所以过去也叫举人池。后来举人公被奸臣诬陷，砍了脑袋，村民们从此忌讳“举人”两字，又将举人池改称碧水潭了。

碧水潭水清见底，有鱼有虾有蟹有鳖。一到夏秋，岸壁上还长满了碧绿的香茅草和红梗子的辣蓼草，开满紫色白色的野藤花。溪水凉飒飒的，伸手浸一浸，浑身都惬意。“泡进碧水潭，不当神仙也心甘。”哪个孩子不是心向神往趋之若鹜呢？

古大新六岁那年夏天，就急着想下碧水潭戏水了。一天晌午，他悄悄地刚要靠近潭边，从背后经堂庵门口就传来了声声脆亮的呼喊。

“阿猫，回来，快回来……”

阿猫是古大新的小名。他从小顽皮，奶奶说他是野猫子投胎转世的，所以就叫他野猫子，也叫阿猫。

“阿猫，碧水潭里有溺水鬼，要讨债找替身的呀！你这野猫子，听不听？不听我告你奶奶去了。”

这是经堂庵的主人经堂娘娘在呼喊。她就爱多管闲事。

阿猫最讨厌这呼喊，像叫魂似的。他只怕奶奶，不怕别人，

尤其不怕经堂娘娘。这时候，奶奶正在南山脚下的田坂里掰苞米，他是瞒着奶奶溜出来的。天气好热好热，他全身脱得赤裸裸，头上套着一顶用芭蕉叶做的帽子，鼻孔里塞着长长的苞米须须，腰间捆一根草绳，背后插一把竹刀，手持一根青红相间的苞米梗，作为千钧棒，渴了就可以当甘蔗啃，蜜甜蜜甜的。他像个英雄好佬，直奔白果树下，望着碧水潭出神。

碧水潭里，好些人在戏水。有不少是大人，小孩子顶小没有小过十岁以下的。当然没有女人。阿猫是男人，总要长大的，怎么能不让他下碧水潭呢？他羡慕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不料，经堂娘娘突然从白果树背后绕了过来，一把拉起他就走。

阿猫又哭又闹，赖倒在地，不肯离开高踞碧水潭之上的岸崖。

“别吵！别吵！带你到拱桥脚下去，我陪你戏水还不好？”

经堂娘娘是到拱桥下的石埠头来洗衣的。她放下木盆和捣衣棒，解除了阿猫的全副武装，拔去假胡子，擦去他的眼泪鼻涕，在他胸口泼了几捧水，又在屁股蛋上啪的打了一巴掌，便把他推进了溪水里。

“这里淹不死你，放心戏个够！”经堂娘娘咯咯地笑着说。

拱桥下的水很浅很浅，阿猫站在水里，只没到肚脐眼，平时他总瞧不起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只配“内客人”洗洗刷刷，男人要玩就得下碧水潭。古家坳管女人都叫“内客人”，连小孩也这样叫她们，可见女人是多么不中用了。内客人中间，阿猫对经堂娘娘多少有点另眼相看，那是因为奶奶特别看得起她，连看病、算账、写春联，都非找她不可。

要不是经堂娘娘，阿猫是不会到拱桥下来的，更不会在内客

人面前戏水。可是，一等他泡进水里，也就乐在其中了。这水，也是又清又凉，水中每一块石子都看得真，连水中有多少鱼儿都数得清。高高宽宽的石拱桥，恰好挡住了毒日头，使小溪两侧的石埠都变得非常阴凉。十几个内客人，有姑娘也有媳妇，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噼噼啪啪地捣着衣。拱桥的圆顶上，响着一连串的回声，带着嗡嗡嗡嗡的尾音，像铁桶里传出来似的，煞是好听；附近的层层水波，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折射到拱桥的圆顶和石壁上，闪闪烁烁，像金蛇乱舞，好看极了。

捣衣的内客人中，只有经堂娘娘一个是卷起裤腿，赤脚站在水里的。当年的女子，从五六岁开始都得缠小脚。偏偏经堂娘娘这个做尼姑的倒是一双天足，说得准确一点，是一双缠了又放的复原天足。为了这双天足，经堂娘娘不知挨过多少骂。好在她踏进古家坳已经多年，骂的骂厌了，听的听腻了。这时候，拱桥下的所有内客人，几乎全都在偷偷地瞄着她的天足，瞄着这一双白白嫩嫩稳稳扎扎的天足，瞄着这一双被水波抚摸鱼儿戏弄着的天足，不是用讥诮轻蔑的目光，而是用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可不是，连观音大士都是一双天足，平日里连鞋袜都不穿。听说经堂娘娘就是凭着这样一条理由才顶住风言风语的。确实，有菩萨作楷模的事，村里百姓自然也就不便多加指摘了。

这时候的经堂娘娘还只有二十几岁，长着丹凤眼瓜子脸，说起来算个尼姑，可从来没有削过发。若不是一顶瓦罐似的僧尼便帽齐眉地套在头上，一件宽大的灰色僧尼便服罩在身上，掩去了她的七分丽质，不惹人注目才怪呢！

“经……经堂……娘娘，鱼！我抓……抓住一条鱼！”阿猫弯着腰，右手插在一个石洞里，把脖子伸出水面，大声叫喊了起来。阿猫这孩子，从一学会说话起就口吃。越高兴，越着急，也越结

巴。人们说，结巴是因为太聪明的缘故，难怪童谣唱：“结巴结，心里邪，想得多，说不及。”

“鱼在水里好过，别去抓它。阿猫听话。”

没等经堂娘娘把话说完，一条三寸多长的手板小鲫鱼已经给阿猫抓出了水面。他笑着蹦着，光着屁股爬上了石埠。

经堂娘娘怕他扫兴，用木盆打了一些水，让他把小鲫鱼放在木盆里养起来。

“给娘娘带回去放生，娘娘给你一个大鸡蛋，好不好？阿猫乖！”

阿猫点头答应了。他见过经堂庵的后院有个月牙形的放生池，里面养着好多好多鱼，在水草丛中穿来穿去，很好玩。他也常常吃经堂娘娘的鸡蛋。经堂娘娘在庵堂背后的竹林里养了好多好多鸡，生的蛋个个老大老大，焐的茶叶蛋又香又鲜。听大人说，因为经堂娘娘是属鸡的，从小爱鸡，又没结过婚，手气灵，所以养的鸡、生的蛋，最好最好。难怪村里的内客人每年春天孵小鸡，都要找她换种蛋；阿猫的奶奶换了种蛋还不算，干脆把种蛋寄在她的鸡窝里，等孵出了小鸡才抱回家。

经堂娘娘原名叫夏莲，出生在绍兴府的一个高门望族。十九岁那年，为了跟一个书童私订终身，书童被打成残废逐出大门，不知所终。为了这事，她气得大病一场。病愈之后，父母要逼她嫁人，她便说通一个贴身丫头，带上一点金银细软和心爱的东西，星夜投奔普陀山，当了尼姑。只因受不了大寺大庙无穷无尽的清规戒律，便又带着丫头，女扮男装，几乎走遍整个浙东山区，才找到了古家坳这样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在本来只有一个老尼姑的经堂庵里住了下来，号称翠谷居士，立誓终老此乡，

一生不再嫁人。

经堂娘娘来到古家坳的头两年，是全靠老尼姑和随身丫头伺候的。外表像个小尼姑，骨子里仍旧是个千金小姐。不久老尼姑死了，小丫头不甘心过寂寞生活，回了老家。从此，经堂娘娘孑然一身，花光了家里带来的一点金银细软，不得不自食其力，很快地，也就学会了山村内客人能做的所有活计，甚至比别的内客人做得更多，更好。她会采茶、养蚕、种菜、挖笋、做饭、洗衣；最拿手的是养鸡。她养鸡，先养虫。将烂草腐叶扫在一起，浇上米泔水，用土盖好，几天后一翻开，全是白花花肉滚滚的小虫。鸡吃了长肉快，下蛋多。老尼姑在世的时候，慈悲为怀，恩及虫豸，一只蚊子叮在手背上，都不忍心动弹一下把它轰跑，非得让它吸饱鲜血，肚子鼓得像颗玛瑙小耳坠子，这才肯轻轻吹一口气，送走吸血精。老尼姑是因为早年丧夫决意守寡，才削发为尼的，死的那年不到六十岁，竟守了四十一年寡，换得了一座贞节牌坊，就立在古家宗祠前的平地上。经堂娘娘出家远走，是因为失恋遭难，愤世嫉俗，和老尼姑大不一样，所以她对虫豸也就不讲客气了，更把鸡蛋看成是她的合法素菜，偶尔也要杀鸡吃肉。鸡和蛋，是她的宝贝。她几乎从来不出古家坳，连赶集市也不去，一是怕抛头露面；二来集市太远，来回一趟大半天，庵堂里的事就没人照看了。她要买什么东西，全靠乡亲们捎带，捎出去一篮鸡蛋，一笼小鸡，就能换回她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因此，有了鸡蛋，也就有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在古家坳，经堂娘娘是全村绝无仅有的一个知书识理的女人，不但会描红绣花，还懂得一点郎中本事。凭这些，古家坳的村民们很快就原谅了她的一双违背正统的天足，也没人去过问她信的什么佛，念的什么经，除了没能让她名列古家氏族的宗